

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prominent red diagonal stripe that runs from the top-left towards the bottom-right. The background is a photograph of a river or waterfall, with water cascading down a rocky ledge, creating a misty spray at the bottom. The colors are warm, dominated by browns, oranges, and yellows, suggesting a natural, perhaps autumnal, setting. The title '省委书记' is printed in large, bold, white characters across the red stripe.

省委书记

杨文彬 著



省委书记

杨文彬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省委书记/杨文彬著.-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1996.8

ISBN 7-5059-2492-3

I. 省… I. 杨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
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15224 号

省委书记

杨文彬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文物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0.375 印张 2 插页 239 千字

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6000 册

*

ISBN 7-5059-2492-3
I·1840

定价:15.80 元

同任何一部小说一样，它来源生活的真实，但又不是生活的照搬。你能找到自己的影子，但又绝不是你的原貌。

第一章

刮了一股黄风。

风卷起北方黄土道上的尘沙。

天气变得像六月熟透了的杏儿，泡在淡淡的茶水里，一片昏黄的朦胧。

如果在夏天，这股风吹过，跟着是沙沙的细雨或铜钱大的急雨，可眼下是春天，春雨贵如油，老天爷对雨水的管制极严，轻易不肯施舍。

老百姓说：这叫干风。

这种干风虽然比不上带雨的湿风，但有好处，它来势凶猛，那些枯枝败叶，浮尘黄沙，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，被刮得团团乱转，晕头昏脑。

老百姓们有经验：一阵风带来一阵暖，风过以后，艳阳高照，天会变得暖和起来。

七九河开八九雁来，人们渴望寒冷的冬天快点死亡，暖和的春天早些到来。

一辆不太起眼的面包车，开进了柳河县的宾馆大门。

面包车停在院里。

面包车样式一般，没有一点特殊气和豪华气，似乎用什么旧车改装而成，显得有点土气，再加上一路风尘，车外面从头到尾，从上到下，落满了灰尘沙土。

车虽然不起眼，但从车里走出来的几个角色，却是这个省里

的头面人物，他们是——

省委书记：包治平；

副省长：寒梅（女）；

省纪检委副书记：方洪彦；

省政府办公厅主任：田家丰；

省委书记的秘书：童青；

司机：车安。

这几位从车上下来，站在车前，在机关时他们都是衣帽整齐，精神充沛，谁见了都会肃然起敬；今天跑了一天长途，又遇上风沙天气，一个个变成了土人，土眉灰眼，少精没神，好像是受了一天刚从田里归家的庄户人。跟前边的面包车一样，没有引人注意的地方。

童秘书跟几位首长打个招呼，便进去办理住宿手续。

柳河县原先有一个招待所，是个小二层楼。后来又盖了这个宾馆，起名叫“柳河宾馆”。五层楼，座北朝南。楼顶是古庙式的大顶，飞檐琉璃瓦，闪闪放光，还有点气势。每层楼前面都有过道，配有汉白玉护身栏杆，照现代的说法，称为大阳台，站在阳台上，手扶栏杆眺望，近处是半城房楼，远处是满目青山。

进了大门是一个很宽大的院子，方砖铺地，使人想起名胜古迹的庙院。院子当中间有一个喷水池，大概有很长时间没有喷水换水了，池中有浅浅的一层水，颜色也变成墨绿，水上面漂着烂纸和一些塑料袋。

东西两面是砖墙。

听见院里有汽车声，富有经验的女服务员便透过门窗向外观察，等看清车和下来的人，心里就有了底。

童秘书是见过世面的人，对县宾馆的服务员并没有放在心上，他大步流星走到服务台前，直截了当地说：

“开五个房间。”

女服务员因为事先已摸到底细，也没有把童青放在心上，她看都没看一眼，故意客气地问：

“几个房间？”

“要五间。”

服务员小姐微微一笑，说：

“对不起，一间也没有。”

童青根本不相信，这么个普通县城，这么大个宾馆，就住满了客人，他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又问了一句：

“一间也没有？”

“是。”服务员虽然是微笑服务，回答的倒也干脆，一点也不拖泥带水。

“不会吧？”童青仍然不相信。

服务小姐这回没有面带微笑，板着脸冷冷地说：

“不信？你去查呀！”

这么富丽堂皇的宾馆，谁敢去查？

保卫人员就在厅里转游哩，谁敢乱来，立马就带走了。别人不敢，难道童青也不敢？他敢。不用说去查，只要把院里人的名字说出来，不用说五个房间，五十个也能开。他本想来硬的给这位小姐一点颜色瞧瞧，但他想了想忍住了，因为包书记一向反对以势压人，特别是对下面的人员，更要平等待人，不能耍架子。于是，童青压住火气，又温和地问：

“真的没有？”

服务小姐乜着眼睛，打量一下童青，不冷不热地说：

“不用说没有，就是有也轮不上你住。”说到这儿她掉转身子，给了童青一个脊背，自言自语道，“不照照镜子，整个儿一个土包子。”

“你骂谁？”

“不要拣骂，不是说你。”

童青气得肝火往上冒，但又不敢发作，怕争吵起来书记训他。于是转身朝院里的田家丰主任招手。

包书记猜想遇到了难题。对田家丰主任说：

“进去跟人家好好说，不要抬出我们来唬人。”

田家丰看童青招手时的表情和急切的动作，已猜出了几分，办公厅主任承上启下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，精明着哩。他的老家虽然不是柳河县，离得却很近。还没当主任的时候，因为私事回家乡，在这个宾馆就受过窝囊气，因此，听小童说了情况，暗自琢磨，好么，磨道里总算等住你这个驴蹄印了。没有房间？这是以衣看人，以车量人，好吧，没有我们就不住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他冲服务小姐斜视一眼，二话没讲跟童青一前一后，返回院里。

田家丰不动声色，恭敬地对包书记说：

“人家说没有房间。”

“这么大一座楼能住满？”副省长寒梅不相信，她望一眼庞大的大屋顶，问童青，“小童，你没告诉她说是包书记来了！”

童青看着书记，不知该如何回答，停了一会儿，才说：

“要不我去跟她说明，或者找找宾馆的经理！”

寒梅摆摆手，意思是可以去。童青正要走，包治平书记说：

“不用了，也许真住满了。咱们别去惊动了人家，客人们又要合并又要腾房，不太合适。反正是一晚上，将就就将算了。附近还有什么住处？”

“县委还有个旧招待所，离这儿不远。”田家丰主任说，“要不咱们去那里吧！”

包治平书记点点头，表示同意。

面包车开出了大门。

董青在后面坐着，他从玻璃窗朝宾馆楼门一望，女服务员在门口站着，一边从嘴里往外吐瓜子皮，一边得意地望着出大门的面包车。

县委招待所在县委大院的隔壁。

这是 50 年代的建筑物，和刚才那座宾馆比起来，宾馆如同庙里雄伟的大殿，这招待所就像两边低矮的厢房。

世事茫茫，冷暖无度。比如主人与仆人，主人权贵，仆人也气粗；主人平凡，仆人便气短。由于宾馆招待所等级不一样，这招待所的服务人员就不如宾馆的服务人员气势，似乎低了一级。

包书记他们在招待所的院里刚下车，一个小姑娘便从里面出来，热情地询问。

“要住宿吗？”

田家丰赶紧接住话茬，说：

“要。有空房子没有？”

“有。请到里边！”

几个人随着小姑娘进了客厅。小姑娘让客人坐下，一边倒水一边问：

“你们谁负责？”

“我。”田家丰知道是办手续，便主动回答。

“请跟我来。”

姑娘进到服务台里，把登记本展开，推到田家丰面前，然后问：

“要几个房间？”

“要三个套间，两个单间。”

姑娘一听要三个套间，心里吃了一惊，住套间要按级别，需要所长批准。她一边偷眼观察田家丰，一边小心地说：

“请等一等。”

姑娘说完离开服务台上了二楼，不大一会儿领着一个 50 来岁的男人下来了，并用手指了指沙发里的人。

这位男人是所长，姓弓，叫世明。从部队转业回来，被分配到所里当所长，是个老资格。宾馆建成后，他是十拿九稳的经理，论能力凭资历都够。但是完全出乎弓老前辈的预料，他的女助手副经理却去了宾馆，当了经理坐了头把交椅。弓所长明白，有一样东西他不如她吃香，分管机关事务的副书记，一来所里，便喜盈盈地到女副手的房里，碰上锁头研究事情。

因为没有当上新宾馆的头，弓老一肚子气，只是在部队上受过良好的教育，顾大局识大体，没有闹腾。

弓世明顺着姑娘的手指，朝厅里的沙发上一瞧，也吃了一惊，吓了一跳。他头一眼就认出了包书记，这位书记在省里的电视台屏幕上常出现，给所长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他本想迎上前热情一番，一转念又多了个心眼，走到服务台前，试探地向田家丰打听：

“你们没到宾馆去？”

“去过了。”

“怎没住上？”

“人家说没有房间。”

弓前辈是接待过成千上万客人的老手，经验相当丰富，一听田家丰的口气，已猜出了事情原因。心想：肯定是碰了钉子。他生怕这几位不住，就亲自动手，亲自安排，亲自把客人一个一个送到房间。接着又亲自到伙房，安排了饭菜，还特地交待，客人来吃饭时，一定要领到单间。

这一切安顿好以后，弓世明来到服务台，把登记本拿过来细看。除过包治平以外，他又把其他人的名字抄到纸上，准备回办公室从报纸上查找他们的职务。

“所长，他们没填职务！”服务员见所长来了，赶紧说明，“让他们填写，那人说不用了，是县里的客人，县长书记都认得，我也不敢让他硬填！”

“没事，没事，没你的事。”所长不但不怪，反而欢喜地说，“你今天表现得很好，既热情又周到。”

所长说完回到办公室，拿起电话通知锅炉房，要把火烧旺，水要保证温度，按时往客房送热水，以保客人们洗澡用。放下电话，又把客房服务员叫来，要她嘴甜、手勤、脚勤，客人需要什么，就供给什么，没有的就到街上去买。暖壶里的水要绝对开，不是真开水不能送，同时把旧茶叶拿走，一律换上一级花茶。房间要绝对干净，不能有一点灰尘……卫生间的手巾、浴巾全换新的，香皂要放整块的，不要放平时的小片片……

凡是想到的，不论大事小事，弓世明都安排了个滴水不漏。

弓所长坐在转椅里认真地考虑，该不该去会见书记？想了半天，决定不去为好。不去，表明自己不认识，不是故意招待，而给他们的印象是，本所管理有方，不管什么人都是热情接待，和宾馆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如果到客房去认书记，人家会认为，因为是省里的领导，才如此热情，要是—般客人，肯定不会这样。再说认识当不认识，说话会随便些，自然些，不受拘束。这位聪明的所长，对县里的某些领导人有看法，早就想向上边反映，就是没有机会。有时上面来了人，都住在宾馆里，他想见而见不上。今天真是上天有眼，把省里的头面人物指引到他们所里，真是千载难逢。他要利用这个机会，说说心里话。或者叫告御状。

机会果然来了。

吃过晚饭以后，弓世明来到客房。

他进来得很随便，既没有特地来看望的意思，也没有无事来

的神态。进来朝客人们笑笑，点点头，显得很有礼貌。随之，他先提提暖壶，看里面水多不多，接着又用手摸摸窗台，看有没有尘土。

包治平书记在里间，一个人坐在灯下不知看什么文件。寒梅等人在外间闲聊，见弓世明进来检查客房，田家丰主任问道：

“县里的领导去哪儿了？打了几次电话都没人接。”

弓世明依然显得很随便，没有正面回答，反而问：

“找哪一位呀？”

“书记、县长，谁都可以。”

“你认识他们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他们都回家去了。”弓世明所长见田家丰不理解的表情，连忙解释：县里领导们的家都在市里住，没有搬来。这个星期是大礼拜，星期六星期天连着休息，今天是星期五，吃过午饭就都走了。“回家享天伦之乐去喽。”

弓世明说这些话时，故意将嗓门提高，目的是让里间屋的包治平书记听。果然这招有效，包书记不但听见，而且出来了。他朝弓所长点点头，问：

“他们为什么不把家搬来？没有宿舍？”

“宿舍不缺。没有别人住的房，也不能没有书记、县长的房。搬什家哩，太麻烦了。”

“每星期往家跑，就不嫌麻烦？”寒梅心里清楚，县里离市里有300多里。

“来回往家跑，是暂时的事儿，从长远看并不麻烦。”

包治平书记摇着头，说：

“不明白你说得是什意思。”

弓老前辈笑笑，故意说：

“看样子你们是做生意的人，不懂官场的行道。”

童青年轻沉不住气，听弓所长这么说书记，想纠正他的说法，包书记连忙摆手制止。他冲弓所长说：

“我们是不懂，你说说看这里面有什么奥妙？”

“不说也罢。”弓所长不愧是久经世面的老前辈，关键时刻卖起了关子。

“不要紧，有话直说，我们也是无事闲谈。”

弓前辈心想，我进来做什，就是要跟你说，你包书记来省里虽然时间不长，但铁面无私，为百姓办事的名声，早就传开了。我巴不得跟你说上一夜。想到这里，他依然不动神色，装出一副谨慎的表情，说：

“俗话说病从口入，祸由口出。我要是说了，有一天传到人家耳朵里，还不等着穿小鞋。”

“屋里就这么几个人，明儿我们一走，哪能传出去。”田家丰为弓所长打气。“说吧，没有关系。”

弓世明觉得火候到了，不能再卖关子，再卖会惹人讨厌。他说：

“我们县里的几位头头，都不是本地人，原来都在市里工作，是科级。来县里当头，是搭个台阶，照他们的说法是过路干部，凑乎一两年又要上调，你们说搬家有什么必要。”

“临时打工，能搞好工作！”纪委副书记方洪彦插话，“他们怎么知道自己会上调？”

“下来时就有人许愿了。”弓世明说，“至于工作搞好搞不好，那是次要的。我们县的主要领导，都是年轻人，都有文凭，这是两条硬头货，四个条件占了一半，再加上市里领导都是他们的同学，到时候说上几句好话，再收上点什么，问题全解决了，为何上不去！瓮里捉鳖，十拿九稳。要不他们怎敢称自己是过路干部，

铁打的衙门，流水的官，历来如此。”

“群众就没反映？”田家丰问。

“有。都编成口歌了。”弓世明赶紧说。“我给你们念念：星期一打瞌睡，星期二开开会，星期三转一转，星期四发脾气。”

“不明白。”包书记一面摇头一面笑。“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星期天在家跑关系，星期一上午回县，半天长途够累够辛苦了，没精神只好打瞌睡；休息一夜来了神，星期二开会布置任务；星期三分头到下面转一转；星期四将转游中发现的问题，归纳一下，对有关部门有关人员提出批评。要是小礼拜星期五再研究点什么事，星期六准备回家。要是遇到大礼拜，星期五便动身了。”

“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”包治平书记点点头，总算明白了。

童青偷看一眼包书记，心里想：底下的官们比你会活，活得挺潇洒快活。谁像你哩，一休息下来就看群众来信，一看一整天，弄得我们这些秘书不敢离左右，总是陪着你。他是心疼书记，快60岁的人了，一把年纪还白天黑夜忙碌，一点也不注意身体。每逢党员过生活会，小组长就批评他，说他对书记的身体不关心，没有照顾好。童青觉得冤，包书记常说，他是人民的长工，长工就得为主人死受。我个小秘书能说动他。

包书记低着头，在屋里转了半圈。他的心情似乎不太痛快，或者想着什么重要的事情，脚步很慢很沉。

包书记收住脚步，抬头又问：

“还有什么情况，再讲一点。”

“不敢讲了，言多有失，再说就怕走嘴了。”弓世明说，“不过，我刚才讲的全是真话。”

“过去在什么地方工作？”包书记问。

“在部队上。”

“什么兵种？”

“炮兵。”

“嗯！像个炮兵。”

“我看不像。”寒梅开玩笑地说，“讲问题前怕狼后怕虎，不痛快。”

“我看可以，能这么说也就不错了，地方上嘛，复杂。”包书记说着又问，“什时转业回来？”

“有15年了。”

包书记扳着指头算了算时间：“在部队上有职务吗？”

“小排长。”

“你不认得我？”

“有些面熟。”弓前辈假装思索，“好像在哪儿见过。”

包书记冲田家丰递了个眼色，田主任立刻明白了，赶紧介绍说：

“这位是省委包书记！”

“哎呀，你就是包书记！”弓世明显得特别惊奇，佯作惶恐状，“我真糊涂，在书记面前讲了些胡话。”

“如果是真话，你便讲得很好。”包书记极有分寸地说着，然后向弓所长介绍其他人，“这位是副省长寒梅，这位是纪委副书记方洪彦，洪水的洪，谚语的谚去掉言字旁，他是有才有德的人。”

在众人的嬉笑声中，方洪彦连忙说：

“包书记说笑话哩！”

包书记还要往下介绍，童青接过话茬，指着田家丰说：

“他是政府办公厅田主任，这位是开车的师傅，叫车安。”

“他是包书记的生活秘书。”田家丰补充了一句。

“你们看我这人，官不大僚不小，连包书记都没认出来，而且

还说了一气怪话。”弓世明十分精明，说他的话是怪话，怪话虽怪，但不是谎话。“包书记，我去挂个长途，让我们县委书记赶快回来。”

“不用了。”包治平书记说，“刚回到家里，让人家赶回来，不近人情。”

“我们是路过这里。”寒梅说，“没什么事情，等他们星期一回来，告一声就是了。”

“要不要找一下其他领导？”

“今晚不用找了。”包书记说，“明天再说吧！”

“欢迎书记们多住几天。”弓世明说着，像突然想起什么大事，“包书记！要不我给宾馆打电话，让他们接你们到那边住，宾馆比这里条件好。”

“不要麻烦了，你这里就很好。”包治平书记没有点破宾馆没房的事，好像他们是直接来到这里。“房间整洁，饭菜可口，服务也好。你管理得不错嘛。”

弓世明的心激动得快跳出来，省委书记亲口表扬，从他来这里以后还是头一回。但弓世明毕竟是被炮弹声震过的人，很能沉住气。他明知宾馆的管理水平比他差多了，还是把宾馆抬出来：

“我们比起宾馆来差多了，我们县委领导常说，要我们向宾馆学习哩！”

田家丰笑了。

童青是一提宾馆就有气。

弓世明看看手表，说：

“包书记，热水来了，你们洗澡吧！”

“热水供应到几点？”

“白天夜里都有，什时用什时有。”

“那就等一会儿再洗吧！”

“包书记，你们歇着。”弓世明弯一弯腰，退着步出去了。

弓世明走了以后，方洪彦问寒梅：

“你觉得刚才所长说的话，有没有虚假？”

“我认为没有。”

“我也是这个看法。”方洪彦说，“这种情况别的县也有，人到职，家不搬。”

“现在确实有这号人。”寒梅说，“土地联产承包分配到户，干部们很少下去，一来是没有土特产可拿，二来也确有困难，该到谁家地里去？”

“县里的干部，主要任务是把农业抓上去。不到乡里，不到村里，不到田里，能搞上去吗？不能。”方洪彦说，“不往下跑，便思谋着往上走，于是跑上层官的现象出现了。老包，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。”

“跑就让他们跑吧！”包治平书记说，“我们不给他官，看他们怎跑。跑累了跑长了跑不下结果，我看就没人跑了。问题的实质，不是跑的人，而是给的人，要把这个管官的关把严、把死。家丰，你记一下，回去转告组织部门，订上几条，谁犯了拿谁问罪。”

“包书记说得对，关键是组织部门和我们这些人。”寒梅副省长说，“只要上边不给，下边就不敢伸手。”

“老方！”包书记对方洪彦说，“回去查一查，看有没有这方面的群众来信，如果有又是事实，拿出几个来处理一下，厅局级、县处级都行，要处理就来大一点的，不要老在科长周围打主意，这些人影响不大。”

方洪彦点头，表示同意。

“包书记，早点休息吧，明天还要赶路。”童青说。

“小童，你给包书记放上一盆热水，让他先洗个澡。”寒梅说，“先把澡盆洗一洗，顺便也给方书记放一盆。”